

色彩的假名詩

文 梁冬莉

日語中的平假名借用漢字的草書演變而來，因此稱為「假名」。對應五十音創作的四十五首具象詩，反借平假名的形態，以漢字字源為詩「頭」，並與顏色結合賦予詩的意義。

第二組：黃色

平假名カ行

黃色常與財富地位相連，赤黃曾為皇帝專屬，在初唐被明令禁止百姓和官員穿戴。黃色又有反叛和逾越的意味，它讓人聯想起十九世紀法國流行的「小黃書」。當時的腥羶文學以鮮黃封面包覆銷售，而黃色後成為現代性、唯美主義與頹廢運動的時代象徵，以拒絕維多利亞時期壓抑的價值觀。近年在菲律賓、法國和香港發生的社會運動，更採用黃色作為抗議的標識。以下組詩嘗試將五種黃色放置在現當代的背景下，構建不同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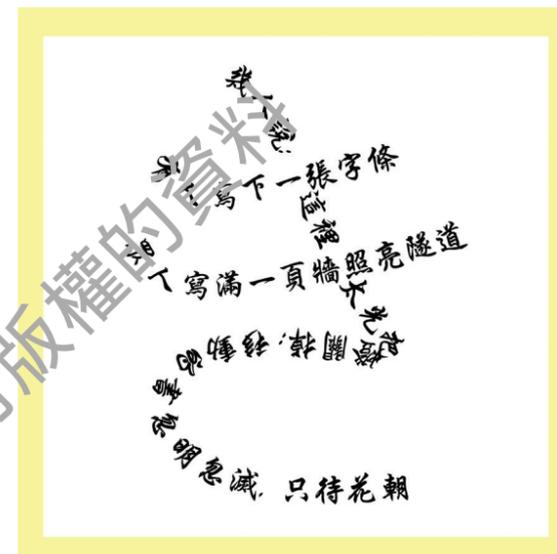


カ
ka 字源（加）
帝國黃 Imperial Yellow

加澳英美護照為中國的新娘定製光輝
帝國的新衣在平民的羽翼上雍容華貴
雲錦繡繪

キ
ki 字源（幾）
便條黃 Post-it yellow

有人寫下一張字條
眾人寫滿一頁牆照亮隧道
幾人說：這裡太光把燈關掉；
移動的書忽明忽滅，只待花朝



ケ
ke 字源（計）
藤黃 Sunflower

計劃着高更到來時，向日葵已填滿黃屋
清晨的陽光閃爍麥田
逾越了畫框，花以狂喜的姿態綻放

ク
ku 字源（久）
山吹 Gold

久別維也納，艾蒂兒挽金箔百褶裙旅居紐約



コ
ko 字源（已）
淺黃 Straw

已荒置耕地的村落
將剩下的稻草編成一隻大猩猩

當靜物因為運動而紛紛解體

——題 Clara Peeters 的早餐靜物畫及連儂牆 Memo

彭依仁

當靜物因為運動而紛紛解體
途人紛紛在靜物面前悼念自己
悼念自己再怎麼努力
也無法，讓解體的靜物完成任務
悼念靜物瞬間被時間之輪碾碎
然後遺忘的使者收納，在垃圾堆中

我走過荷蘭的畫廊，凝視著
一幅三百年前的靜物畫
陰暗的空間攀附桌面，光停駐在
木訥的櫻桃表皮，慎重地
溜過麵包切面上密布的彈孔，凝視
乳酪被切割的痕跡

光知道靜物，不過被人拼湊出來
靜物各就其位，也不過是為了完成一種
隱喻的布置，隱喻深入人的頭腦
從記憶庫解鎖，變成道德訓誡的語言
然而靜物無視腐朽的結局發現真相的人
仍努力展現身上的光澤和紋理

它們說：正是記憶讓靜物不朽
光粲然一笑，摸著龍蝦鮮紅的甲殼
或者略帶惋惜地數算石榴果
被掰開而暴露的籽粒。玻璃杯
盛載高聳而稱的酒，拒絕光的介入
於是光離開，讓陰暗掌管它的身後

光走到平民的街道、廣場和隧道
瞧見散落一地的靜物，不再
言語，只是解體，等待伴作工回收
那些殘存的雨傘，鋼骨折斷
從關節穿上的針線也不知所終
催淚水劑漂滿帶紅的馬路

光經過警署大樓，它凝視牆上
滴滿的蛋汁，蛋黃在牆上結成焦黑的繭
而蛋早已在路邊破碎，螞蟻沾過
從破口滴下的蛋白，嚐了一口
又匆匆離開，光佇立靜思
重組蛋殼在牆上解體的經過，但不

成功。光試圖安慰人們的虹膜
但活在黑暗的年代，人們看見的
只有不公和暴虐，挫折積壓在心中
成為不得不傷痛的理由。希望
他們說，希望像一頭七色鳥飛越天際
但找不到落腳點，所以世界

依然灰暗。光走進隧道，察看
人群經過牆邊便箋紙的神情，它看見
有些人興奮，有些人憤怒
光照看便箋紙上成堆排列的文字
又是疑惑，又是好奇，想不出
這些文字與臉上的神情有甚麼關係

牆總是陰森而鬱卒
巴士穿梭送來細微的塵粒
像一件無傷大雅的遺憾粘附在牆上
漸漸形成一塊巨大的、沉默的膜
它告誡我們哪裏可以觸碰
哪裏不可以進入

他們充滿怒火，他們充滿熱望
如果世界就是一塊巨大的、沉默的畫布
他們總要在上面排列七色的願望
總要用色彩釋放光，從修長的隧道
到缺憾的人生，相信顏色之間互相勉勵
以冷暖色調分享希望

現在光凝聚紙上，它擦亮文字
一如它曾經照亮悄悄地呢喃的靜物
光知道麵包必會漸漸腐爛
酒水乾涸，便箋紙會失去最初的美麗
但他們知道記憶會被光貯存
一個不相識的人來悼念……

在鬱卒的角落，直至遺忘的使者來收納

寫給眼睛被槍擊的女救護員

彭依仁

這夜，我又翻開手機上的臉書
我，一個眼睛動過手術的人
設法想像妳剎那間所受的痛苦
猶如二百磅拳套擊中你的眼骨、鼻樑
妳的臉，連同妳的人生一一報廢

無數風涼話和髒話吹拂我的眼球
冷嘲或詆譏無法減緩我的痛苦
這時候，上帝盯著我在車廂中發呆
祂走向我，問我：人算甚麼？
你竟顧念他們的荒謬？」

世間沒有的愛——被擊碎
父母與子女徹夜爭吵，權力的陰謀家
盤算著政敵挪動身家性命的遊戲
而我，一個眼睛動過手術的人
竟沒有學到任何教訓

當革命之火又被專制的巨浪撲滅
暴發戶帶著心愛的鉅款潛逃
年輕人曾經活過又死在電車路軌兩旁
我像盲人般遲緩地跨過他們
街燈靜默，捨不得往日的噪音消逝

強大的黑暗抵達妳的右眼
瞬間就把它擊碎，深入妳的腦門
當左眼發現殺害右眼的槍嘴
隨準星後退，瞬間記起槍管曾經擦動
一種陌生，又無比準確的仇恨

需要血，需要毀滅關心與同情
卻不需要世界的諒解
但妳不需要敵人，也不需要污名
只需要救護每個像妳一樣受傷害的人
我想像自己走向妳，在醫院

血色繃帶凌亂的病床上，看見妳
問妳：「人算甚麼？妳竟顧念他們的苦難？」
「世人算甚麼？妳竟承受他們的重擔？」
妳想開口，憶述事情經過，但意識
已經停擺，妳無法知道，這夜

那夜，在皺摺又攤開的地圖上
很多星星，在筆直的街道
在十字路口和他們的夢境裏，正永久地
傷害他們的視力，他們
將不得面朝天空而睡，亦無法

看見晨曦。現在他們竊竊私語
靜靜走入醫院的通道，直至
找得到妳的病床，他們觸碰妳的被單
哀求妳回到世上；這時候，妳
睜開了殘存的眼睛，凝望窗外星空

（《聖經·詩篇 8:3-5》：「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等待你一同迷失

邢凱婷
我因感動 願意為你迷失
日後在街上 我看不到你 我捕捉影子為樂
途人都發現不到 只有我為傾慕而生
直至看到緞帶 像我昔日赴會的裙子
那時馬車懂得變幻 讓天氣也變得無常
我照料著自己 怕旁人的眼睛認出
至於在最後 也幻化成種子了
若你撿起了 我們正式重遇
妳渴望見到一片葉 寫上了很多暗示

催淚彈

陳子謙
淚淚淚淚淚淚淚淚淚淚淚淚 戾戾戾戾戾戾戾戾戾戾戾戾 犬犬犬犬犬犬犬犬犬犬犬犬 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 、、、、、、、、、、、、
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辣

風雨

水先
冬天的雨 說下就下了起來
餐館落地玻璃窗外，他席地而坐 右手拿著一把筊，沒有體面的雨裳 他在黑色大膠袋上剪三個洞 頭與雙手穿過 簡製了身上那套雨衣 一個白色的泡沫湯碗陪他坐著 還沒開始吹奏
附近中環碼頭趕來的海風很冷 夾帶細雨把湯碗打翻，他拾起兩次後 從口袋裏摸出一塊石頭 放在湯碗內，暫時壓住風雨 再細看，他並不是盤腳坐 而是跪坐著 細雨撲著他烏黑的臉 額上波浪深不見底 那些沿著青藏公路誠心磕長頭的人 揣著他們的願望 也有這樣一張抵擋風霜的臉 他跪著，左手拳頭一直緊緊握著 像白泡沫湯碗中的那塊石頭

慈悲

水盈
我只眷戀花卉中的曇花 她短促的嬌媚突顯世途醜惡 叫啞忍的悲觀誇張成哀號 承認露水是悲傷的眼淚 催化石膏裏的慈悲 不再麻木略過

歲晚新衣

吳見英
賀年歌曲將歡騰劃破靜謐 為早晨的虛空帶來一點光 與盼望，彷彿久遠的鑼鼓 秋官和阿姐未顯老態的歌聲 尚能驅散天際的煙霧
我坐在未開店的食肆門前，輪候 下一句莫名的句子，眼前 G2000 開業，大鬧隨天花軌道捲曲 疊合，賀年曲交疊歲晚促銷的宣傳 必是一把動聽的女音，銷售男士服裝 深藍領帶筆直，懸掛在淺藍色襯衣 配襯海空與藍天的想像，衣領 讓腰圍推得高挺，鈕子扣著的價錢牌 黃色標貼旁邊保留白色標貼 價錢更低，好像標榜著一個隱喻： 新一年將會變得更好
大概能預想在新的一年 襯衣的領口位置冒出劇痛的頭顱 因過度推銷而發炎的脖子脹痛 擋去標籤上的 S、M、L 你身上的 XL，也隨著生活 撐得寬鬆，於歲晚再購一套新衣 展示買保險的顧客面前，繼續推銷 生命的變數和傷患，舊年的衣服 在風雨和拉扯下起皺，鈕扣斷線 露出汗斑斑的背心，羞於示人的 身體輪廓，日子終究使你消瘦

便買小一個碼，店裏職員露出
如模特兒素白的臉，她把疊起的新衣
逐一掀開，又摺疊，工作的痕跡
如生活的摺痕漸次深刻。西褲
買回家後你用熨斗沿褲骨燙平
讓褲腳在痠痛的腳腕處輕晃一年
待明年歲晚，褲子磨得光白時
再前來購買一套新衣

擱淺

村正
窗櫺已表達對年代的不滿 靜物畫從不妥協 伺機在意象之外復仇 畫架支撐了蘋果的憤怒 就像我們把概念高高抬起
幽微的野外，樹藤瘋狂建築 從省略的洞穴至囂張的結構 我的影子帶著我穿越沉睡的山洞 我帶著許多漬過的形容詞離開分岔小徑 天氣像保鮮膠膜，封存了許多難懂的亂象
依靠樹幹的破椅 虛張聲勢的鳥籠 懵懂的塑膠瓶與牆角的苔蘚 在靜謐中重構了完整的夏天 一口枯井在沉思中開鑿自己 世界逐漸失衡—— 一頭大象在水窪上驚慌失措 房子外的杜鵑恣意讓花瓣掉落 天空像凶殺案清場後的別墅 遠在對岸，寧靜爬過了門檻
當細節都在顫抖 晦澀的語言只能到山脊上蹣跚而行 城市在深夜小心翼翼地呼吸 遙遙望見港灣上
一艘郵輪靜靜地擱淺

通向風景的路

張海澎

通向風景的路
連環撞車
警笛是披著狼皮的謊言
它誘騙無辜的天空
篡改玻璃的證詞
將支離破碎的事故
渲染成清一色的故事

哦，故事後面的景區
鳥鳴山幽

通向風景的路
大雪封山
嚴冬是私藏色相的喻體
它繞過了所有流動的隱喻
以零度以下的觀點
沿著不同的本體
踏入同一片空白

哦，空白對岸的景區
野渡無人

通向風景的路
無疾而終
荒蕪是不可一世的倫理
它規範了自身的山窮水盡
當野草加深歧路的偏見
所有的方向都紛紛隨風逃逸
地平線劃掉旅程的終點

哦，終點以外的景區
雲起雲落

一聲聲

張海澎

一聲淒厲的叫喊
擊中天國
上帝從廢墟中爬起
拍拍屁股 陽光如雪片
抖落

一聲隔世的呻吟
逃離傳說
歷史從睡夢中驚醒
杜鵑通宵磨喙 將黑夜剪得
支離破碎

一聲末日的呼救
穿透鐘面
時針慌忙伸手掩蓋
仍有隱約天機 從指縫間
滴答泄露

一聲隕石般的吆喝
推開回音
大氣的陰道霎時撕裂
天堂的遺址上 升起了一座
殷紅的天壇

一聲虛空般的嘆息
焚毀證詞
一縷縷語義的灰燼
在回音壁間 不絕地
縈迴

四國閒想

浮海

那輩子他選擇當一隻海鷗
用畢生的精力滑翔，群魚與海浪
在身後喧嚷時他保持緘默
暖陽從海平面上升直至後背炙熱
這時的他 擁有整片天整片海
把自己的剪影投到太平洋
的剎那間，他擁有一切

後來那輩子他選擇當一隻貓
穿插於幽林，以高傲的眼神搗破夜的夢
白鬚吐納時也行走如浪，時而
在墳墓和生者的腳旁走過，時而坐臥
如一團邪石鎮守薄薄的靈魂
無聲無息踩碎你或誰的目光
再若無其事伸個懶腰叫喊一聲

又有一輩子他選擇當一棵杉樹
默然矗立，不動聲息
無數葉子在腳下逝去，而他的枝椏已蔓生數十載
抑或數千載，就讓別人以後去數年輪
他聽出每道溪澗和每片花瓣的氣息
卻從不打聽，從不試圖理解
也從不笑，從不哭，只靜靜的
存在。默然矗立，不動聲色

這輩子他是一個男人
戴金屬戒指，隱形眼鏡，飯後吃宵夜時
穿人字拖，像他那樣的男人
在清醒一刻練習睡眠，生存時學習
接近死亡
他知道孤獨不等同寂寞
除了都以入聲字作結，但他問
為甚麼我在這個時間點不是作
那樣的事，為甚麼
我是男人而非海鷗、貓、杉樹
或其他

像他這樣的男人
在與人握手時自尋煩惱，禮貌地接收
虛無，卡繆說過叔本華說過尼采也說過
但他還是未能接受，
教他自殺的人卻不讓他自殺，不讓他
唱歌。因為那關生的輓歌，就只有
像他那樣的人才能聽見

於是這輩子他被選擇當一個人
不能始終與海岸線保持平行
不能不屑一顧地從山的幽林走開
也不能以年的單位計算呼吸
唯有讓眾聲將自我包覆，然後撕開
自己的皮囊，脫胎
滾出一代一代的初生兒

空枝

周漢輝

你看不見
人們也看不見的：
風暴遠去
大樹頂枝斷折處
木的尖端上
菩薩踮立
體會樹下
一個老人只有一條腿
在你走過以後
才拄木杖到此站乞
另一條腿
看不見了
像它穿上過的鞋子
踢飛過的皮球
最後踢空
揚飛的沙塵隨風
日後吹入你的眼中
你在旁人的眼中擦淚
僅像為了一根空枝